

远去的麦子

陈敏



灵崖胜境

王世维 作

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我们几十个初中学生下乡帮助农民割麦子，其实并不受欢迎，也难怪，这群十四五岁的县城里的学生蛋蛋，有的还没有麦垡高，有的还偶尔尿床，大多是面黄肌瘦的，又有多力气去干农活？

这里地处鄂西北和陕南交界处，地广人稀物乏，九分山一分地，山势连绵，石头嶙峋，林木茂密。也只有在这难得的平坦的“一分”平地，农民才宝贝似的种上麦子，成为一年饭食里的珍品。他们过年时走亲访友的礼品，必有大白馍馍一对，并在大白馍顶端用红黏土点上一点，以示吉祥。其它的地大都是山势大于45度的山坡地、俗称挂牌地，只能种些产量低、但耐干旱、耐贫瘠的红薯、荞麦、燕麦、包谷之类农作物来努力填饱肚皮。

天没有大亮，就糊里糊涂起床，得爬几里的山坡，来到一个宽敞平缓的麦地，顾不上喘口气，也顾不上擦一下眼角里、鼻孔里、耳朵里的秽物，便操紧镰刀排成一字长蛇阵，在凉水公社磨沟大队革委会李主任带领下，以部队建制的民兵班、排为单位分块包割麦子。那个时候说设备荒为人民，往往一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一个学习小组就是一个班，而一个年级就是一个民兵连，连长、排长和班长是得冲锋在前的。待到这一大块麦子收割完了，得用一把带根的青涩的稗子、麦子和秆秆绕成绳子，把倒地的麦子连秆绑成捆子，再一穗不少地扛到山顶，顺着山道原路返回。

麦捆硕大，压到头顶，腰弯成了90度，两条细腿早开始打战，汗水因出不穿一直是热滴滴、水汪汪的，手掌一摸一大把捧出好远，好在重心靠后，下山黄土路砂岩路青石路蜿蜒跌宕，顶不济了一屁股坐下却不令摔个筋斗。麦子是不可以摔的，山间小路两侧都是荆棘丛生，柿子树、核桃树密布，人摔不坏，可散落的麦子收拾得费时费力，尤其是傍晚时刻。

中午一般都是好时刻。“好钢用在刀刃上”，李主任看看我们这些娃娃兵，一本正经地给我说明重视农忙时的饭食，吃得饱才能干得好。担着挑子送上的午饭，都是由大队统一安排、指定农户做的。一般都是人均一个新麦面大约一斤的馍馍，南瓜汤大木桶两桶，下面糊、上面还飘着五颜六色的油花花。长身体阶段的我们，一月的商品粮口粮标准是30斤，一顿饭半斤粮食都不够，哪里见过这个号称杠子馍的一斤重的巨物？早上是空腹，几个小时干下来早就弱不禁风了。

新麦面馍馍吃起来甜丝丝的格外喷香，片刻工夫风卷残云，大碗喝汤，填满肚里或许有的空隙。那次我们这一组先割到山顶，看到崖头几树野草像跳棋的玻璃珠子大，男女同学如狼似虎、奋勇出击，一扫而光。我是副连长兼排长，好歹算个领头，平日里得维持威信，讲个面子，没去跟他们抢。正有点失落，突然发现身旁乱石缝冒出了几根野蒜，于是毫不客气地拔出来塞到嘴里嚼得高兴，却立马肚子痛得冒汗、忍着，直到午饭送来了才有了精神。

午饭真好！晚饭哩，得有技巧和智慧。傍晚，待我们屁滚尿流、跌跌撞撞地背着大麦捆，到了打麦场，往场坝上一丢，都会一屁股坐地，就势倚着麦捆喘粗气，开始思念和想象晚饭：一般是新麦面做的面条，菜虽然只有一碗捣碎了的野蒜青椒加盐水，但很香。男同学们一拥而上，围着大铁锅不怕烫不怕挤地往自己碗里捞得满满，不怕汤水溅到女

同学惊叫，也不怕自己攥筷子捞面的手指头太深入大铁锅而烫得发红。待女生们也一一盛好开吃了，我才出动，快速地把半碗饭，三两口倒在嘴里，再从容地走近此刻寂寥的大铁锅，这次捞得也是满满，找个房后屋檐下僻静处慢慢地享用。同学们一般都能吃饱，至于动作慢的比斯文的同学，那就要赌运气，没有谁能保证第二碗时大铁锅里还有稠的。

可怕的连阴雨。农民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空前的一致，都把连阴雨当作最凶恶的敌人。农忙时的连阴雨，只能在屋里死等天晴才能出工。淅淅沥沥的雨那时是没有诗意的，成熟的麦子在地里会发芽，收回来时淋雨了的即使有地方晾，但雨里空气水分重，往往也会继续生麦芽子。那个年代是没有机械烘干的，只能用原始的劳作方式把麦捆子摊开，散放在雨淋不了的房屋的角落落，就连放置大队李主任母亲棺材的茅草棚里，也把收回的麦捆薄薄地摊放在棺材盖上，一会工夫就冒出淡淡的水汽，老人见了不以为忤，她见了我们还微微笑哩！

然而，收回的见了雨水的麦子不管不顾地还是发芽了。

我们响应号召，专门从县城来到乡下，帮助收割了麦子、豌豆、油菜什么的，但是有规定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二角二分钱给大队，再由大队统筹，有的会发给我们所寄宿的农民手里。比如现在大雨不停下着，我们不干活了但是仍得吃饭，农民自己吃饭，也不能不管我们吃饭。几十个同学散落在上十户农民家里雨天里发呆，但是不能回县城里的家，因为“学农”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样，寄宿的农民这一家家庭和与你的生熟关系就很重要了，具体表现在你吃得咋样。

生了芽的麦子做成颗粒没有完全细碎的饼，无论在锅里干烘做熟，还是直接把这饼状捏成馍馍块状，放到柴火灶里、用发红的柴火灰覆盖焖熟，都是极品。问题在于不干活的我们，面对贫瘠的农民家庭，只能是吃自己的定量标准，想一想，那个半斤粮食重的又经过脱水柴火灰烘干处理的饼或是馍馍，也就是个拳头大小，只能是填个牙齿缝，同时还没有了尽饱的南瓜汤。

这个叫做民兵排的教学班我带队，我和4个男生住一家，女生按我的请求另外集中住在大队部，以防意外，她们伙食由大队革委会李主任家里管，差不了啥。差的是我们这些散落在各处寄宿的，菜是绿绿的新花椒油盐水，筷子蘸一下有个味道就行，反正是受教育锻炼的，待几天也就走了。饭是煮成一锅粥，里面新麦子，发芽的麦子什么的。新麦子好办，我们用手搓，用石磨碾，还用擀杖在案板上擀，把麦粒从麦芒里赶出来；可发了芽的麦子不好办，既不能擀，又不能碾，得用手剥、用手搓，直到最后这些变成大小不规则的颗粒及其进嘴的晚饭。

房东农民穷，就他一个劳力，两个女娃没有灶台高，一个病老婆哼哼唧唧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偶尔起床做个啥也飘飘摇摇的，额头上早晚整个大白格子手帕有点几疹子；铁锅生红锈了，只有半个耳朵，酱油醋瓶子个都没有，用过了的猪肉罐头的铁罐罐，现在做成了盐罐罐，早就见了底，发黄的水渍依附在铁罐壁上，外面墨绿色的“军用履带”几个字还清晰。给同学分配住室外，一看这家没人来，心里叹口气，硬拉着几个关系铁的同学背起背包来了。李主任笑笑，说他真想你们来哩。我买了8分钱一斤，颗粒大小不一的两斤大青盐，先把罐头瓶子添满，

然后再考虑自己肚皮。黑瘦的他干巴巴望我笑，听从了吃干的不如吃稀的建议，做饭前当我的面，把麦子称秤、足量，还不时冒雨去地里摘几个青南瓜蛋，剁碎丢到锅里，想让我们吃饱点。

怎么吃得饱呢？那天下午不到吃饭点，闲着也是闲着，躲着雨高一脚低一脚先去大队部看看女生情况，她们叽叽喳喳地盖着被子围坐在通铺上吵着说着，像是开家长会，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有位还不慌不忙在打毛线手套什么的，见了我也只是翻了个眼皮。看来个个都健康活泼，不像我比较萎靡。再应邀来到紧挨着的李主任家，女主人丰满，后边厨房见到一大锅麦粒粥稠稠的冒泡，煞是诱人！比我大两轮的李主任胡子黢黑，眼露精光，说来一碗，反正女娃子们吃不完。他身后陪同来的同学、这个女兵班的班长俊平，也使劲地点头，她的盈盈秀目充满了同情与关切，估计，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来了一大碗，后又来了一大碗。

肚子真有这么大？终于等到天晴，也见到久违了的杠子馍、南瓜汤，我和同学们并肩战斗，还提前一天完成了收割任务。李主任拍拍我消瘦的肩膀表示满意，给我们排的鉴定意见里，还多说了我怎么“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几句。最后上面加盖磨沟大队革委会公章时，印泥有点儿干，还是听了我的建议，滴了两滴紫药水融进去才算盖好。

返校后，班主任和中学革委会委员，先在大教室表扬我在她去县上参加路线教育培训班不开时，带领本班，不，本排同学圆满地完成了学农任务，受到贫下中农好评、并且安全返回。接着，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眼镜往桌子上一丢，直奔主题、厉声批评我“偷吃”有损干部形象，她叹口气，近乎哀婉地说你真让我失望啊！说当有个女生反映这事时，她根本不相信，马上以学校革委会名义拨通凉水公社革委会电话，那边了解情况两天后的答复吞吞吐吐的，也就真相大白了；马上不惑之年的她，眼角似也亮晶晶的，本来，之前她找我谈过话，说好好锻炼、争取早日成为全年级第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我很羞愧、也很悲愤，自己一直学习那些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也时常勉励自己成为年龄相仿的少年英雄王小二、雨来、刘胡兰、张嘎们，怎么当时怎么也抵不过那金灿灿的麦子，那细碎的发芽的喷香的稠稠的麦子——金子似的粥饭？

那些时日，每逢学校组织观看《红色娘子军》《红灯记》《奇袭》和南斯拉夫《桥》时，那些坏蛋形象负面人物，总让我产生联想、加重了思想负担，常把自己关到小阁楼里，在一本残缺不全的明嘉靖年间的石印本《聊斋志异》里寻找情绪，直到新学期期端起课本学习鲁迅《孔乙己》、都德《最后一课》时，才慢慢淡化了。

不用考试升到高中，学制仍是两年，再上山下乡、进乡下的水泥厂、考上大学翻过秦岭去省城，一晃过去多年了，伴随着改革开放、乡村振兴、人民富足、社会发展这个时代进步的轰鸣。去年秋天途经这个县这一块地，动车沿着高架桥在山谷间疾行，依稀可见远山上一片一片的金黄，首尾相连，流光溢彩，洋洋大观，那是核桃树、柿子树林致敬秋天，礼赞生命完美的绽放——我以为，这仍然是麦子，真的，那远去的麦子轰隆隆作响。

这次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石英先生为之作序《进取的心态，纯情的格调》。序文中写道：“生活、工作于汉水一角、巴山一地的温洁以其诚挚进取的状态，清丽健康的审美格调，继《清水文字》和《汉水谣》之后，又推出一部散文新著《花势》。这位说得少而做得多，以求新求美为奋斗目标的女作家，总是在自己栽种的桃李树下收获果实并力求不断改进其品质。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她的作品格调从本质上说就是相当坚实的，即始终保持着前进向上的心态，坚守真善美的精髓，有勃勃生气，真切灵动，不尚高调空谈，却绝不沉迷昏晦。这既是天性基因使然，又是后天山水淘洗自我修养所致……”

安康著名作家李春平在读到温洁的散文时，曾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从轻盈到凝重》发在了2018年7月27日的《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文章说：笔之所涉，心之所属。一般来说，散文要比小说和诗歌更直接、更鲜明地去表现真善美，这是别无选择、无法逃避的文学担当，也是一个优秀散文作家的必然归宿。温洁的散文，篇章行文紧凑，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将哲学思辨和情感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不拘一格地去恣意书写，舒张开来又能回到原点，四方延伸又能围绕中心，文章的收放变得更加从容，也更加理性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所具有的艺术品格和它承载的思想重量，也可以检视作者从传统文法和经典作家中吸取营养的用心苦读，以及守护人类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坚定信念。

李春平在评论中最后写道：从《清水文字》到《汉水谣》是一个从轻盈到凝重的巨大飞跃，是从初学写作到逐渐成熟的可喜进步，随着读书和创作的不间断深入，生活经验和阅历的不断积累，我们有理由相信温洁会有更多更好的佳作出现。

在安康文坛，有一对琴瑟相和，历久弥坚的文学夫妻。男的叫蒋典军，一门心思地写诗，写出了《起奏黎明》《百年守艺人》诗集已出版，并有不少作品散见诸报刊，入选文集，获得创作奖，写成了安康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女的叫洪妍，是汉滨区文广旅游局的副研究员，偏爱写散文，成了近年来安康文坛势头最为强劲的女散文作家，公开发表散文作品四十余万字，作品被录入二十多部文学专辑，成为陕西省作协会员，2017年4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了25万字的散文集《心灵之约》。

从安康女作家张虹给洪妍的散文集作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洪妍是幸运的。她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安康恒口地面，虽然也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极端贫困，但其父学养渊博、乐观豁达，其母勤劳善良、慈爱贤淑，和睦友善的家庭环境极好地滋养与呵护了她幼小的内心；尤为幸运的是，在豆蔻年华之际，因诗结缘，她找到了美好的爱情。这种人生的大幸运，以及相对平安幸福的生活，使她笔下的文字芬芳四溢，也使她很好地保有了诗意的情怀，最重



卢云龙

要的是培育了她豁达的心胸与平和的心态，这使得她为人文都有了大境界、大气度！她的散文情思纯净、角度新颖，思想独到、感情饱满，忽而闲云野鹤，忽而壮怀激烈，忽而情意绵绵，忽而智性冷静，或思或想，都能给人美的享受与人生的启迪。

洪妍的散文作品集中体现在《心灵之约》中，这是她从文二十余年来创作的优秀作品的闪亮亮相，主要描写陕南的人文、民俗、自然风光，以及作者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第一辑为“相约汉江”。通过对汉江及其周边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景致的描写，体现作者对故乡安康的一往情深与城市发展、保护河流的思考。第二辑为“行走岁月”。作者通过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表达对祖国、家乡美好河山的深厚情感。第三辑为“那人那事”。描写身边熟悉的，以及故去的人和事，表达对先贤的敬仰和怀念，引人深思。第四辑为“心灵之约”。通过亲情、友情、爱情的描写，反映作者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第五辑为“流年絮语”。重点突出描写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独到的思考和感悟。

张虹对洪妍的散文创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评价。她说：“洪妍散文里最能体现其家国情怀的是那渗透进了字里行间的饱满激情和痴爱。她像吟诗人那样热爱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自己可爱的家乡。那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有温度，可燃烧。”——这段话，被洪妍用在了《心灵之约》这本书的封底上。

“洪妍何许人，我不认识，但她的这部《心灵之约》却折射出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即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心灵史和情感史。因此，洪妍的文字是坦然的文字，是从生活的苦乐中自觉感发出来的，没有虚饰，没有雕饰，更没有炫耀的成分，自然这样的文字便没有金银珠宝的华丽之气……”（叶松铨《洪妍：散文是一种坦然的文字》见《安康文化》2020年卷）

就洪妍的散文作品，叶松铨用“坦然”二字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点评：坦然的文字，是表里如一的文字。对散文而言，这样的文字是十分可贵的，也许它够不上雅致，甚至缺乏圆润的华丽，但它却有草木的清香，露珠般的晶莹……洪妍的散文属于后者，一路读下去，没有让你感到惊诧的语言，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撞击你的心灵，一切都是和缓的、沉稳的、安静的。这样的文字具有内在的热量，它的升温过程是徐缓的，文字往往于坦然的叙述中，情感的内蕴一点点增强。

洪妍的视角并不宽泛，她所捡拾的大多是眼前之景、身旁之物；她所触及的也是岁月中，那些让她无比珍视的记挂与感动。这些文字，在洪妍厚厚的集子里，比重极大，或者说几乎占据了整本书的重量。她写汉江，写公园，写出生地；写城市之内，也写城市之外；写父亲，也写母亲；写丈夫，也写儿子；她既写身边之物，也写身外之事……笔触随意，没有束缚的痕迹，看似散漫，但却至情至性，无论写景、写人，都着眼一个情字，有情，山便有了生趣，水便有了灵性，人便多了一份醇厚与亲和。

散文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潜移默化之手牵引着读者进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与作者感同同痛，从而达到灵魂的升华。安康作家李焕龙在他所著的《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一书中，对洪妍的一篇散文《相遇在诗中》进行了剖析评价。他说他一直以来，对洪妍的记叙文于别的女性。他也曾经多次给人说，洪妍是讲述的高手，她能让平凡的叙述生动起来。这篇名为《相遇在诗中》的记叙文，讲述了她与夫君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生活的全过程。故事可谓漫长，生活可谓琐碎，弄不好就成了编年史或流水账，但她却写出了诗情画意，处处动人感人。

李焕龙在此突出地指出，该文好就好在“生动感人”。他用了双引号加以突出。由一首小诗引发的书信往来和诗艺交流，是生动；由婚后度过的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是生动；由相同的工作内容、业余爱好，到相互体谅、互为促进，是生动。因为生动，才有感人的功效。这种“感人”，所感动的不仅仅是读者，首先是作者。作者在讲述每一个生活情景时，所用的文字都是从心底流淌的感动。那么，一对相携二十多年的夫妻，为什么仍然生活在互为感动之中呢？这个问题不能用生活来回答。其答案只能是：因为作者珍惜生活的每一个过程，悉心感受着生活的细节，所以便赋予了生活的诗意之美，便给读者带来了沁入心脾的感动。

这种由悉心感受带来的真情相爱，能不生感动吗？如此知人知心知真爱的阅读，能不令人感动吗？如此，李焕龙的这篇评议文章就叫《感动才会生活》。自然，他的评议是要举例论证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张虹在序文里最后说：“洪妍的散文不是完美的杰作，但她在努力地向这个伟大的目标靠近。这是作者最为可贵的地方。洪妍还很年轻，她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笔耕不辍，而且天赋才华，具备了攀登文学高峰的先决条件。”

在作家王娟的生活运行中，她是井然有序而又富饶生动的。其实，早在2003年7月25日《安康日报·周末》创刊500期上，王娟的一篇创作谈《曾经·已经》就表明了其对文学的感知：“我这个纯粹的女人，用曾经的痕迹去详知水地生活，在现实的封面，留一段时间的时间指等待命名，与此同时，将我的文学呈出来，把依旧保留的符号伸向辽阔而虚无的天宇。一道深沉的目光给了我惯于红尘的暗示，真诚的心灵就是天使的翅膀，习惯于红尘中，缺乏激情的对白。对于文学一样，把真诚奉献出来，在寂静的平面，等待未来……”

人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在某个十字路口有风一样的细节改变了生活的内质和容颜。2007年初春，王娟听朋友说西北大学文学院在秋季将招收一批在职研究生，她按捺住心跳，立马去咨询招录的条件并通过了报考资格。于是，在那个初秋，她作别了孩子和故土，作别了年老体衰的双亲和荒草肆虐的老宅，朝书与华乐韵章的西北大学奔去……在学生公寓的寝室里，她寻找尽快切入城市的人口，那些散落一地的彷徨、怀旧和措手不及，等待她的整理和销毁，直叫她鼓起勇气迎头追赶。于是黎明破晓前的早班车，高高载着她从北校区到南校区，夜幕下的晚班车，又高高载着她从南校区返回北校区。常常在教室的走廊里相遇一些稚嫩的大学生，他们每每侧身躲过她的鲁莽，回眸一笑带着敬爱的娇态，她知道这种丰厚的待遇，绝对来自她年轻时她很多的缘分。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王娟的一篇随笔《陋室王侯》，收录在《人在“旅途”——百家作品精选》一书。她在文章后面所附的“作者感言”中写道：“我仅仅是对生活做着打粉的工作，有谁说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我会汗颜，因为创作是一项神圣而艰辛的事业，不仅要有对文学的无限钟情，还要有厚实文字功底和一定的文化天赋，这几点，我都是欠缺的，或者是不彻底的。可我，坚持了二十四年，是什么力量支撑我在这条路上孜孜不倦地小跑？我以为对生活，是生活给我装上了一颗蓬勃悸动的心和一双深情张望的眼睛。我的心满是温暖和渴望的气泡，我的双眼也饱含着我及我们的喜怒哀乐，然后用一种倾诉的方式娓娓道来……创作的过程，这唯一可以独享的东西，或许令自己快乐，或许令自己痛苦，却从此具有了专有的个性，这一点，就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对于李爱霞，笔者是熟悉又不熟悉。熟悉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在旬阳一个乡镇中心校当老师时曾给我写过信，投过稿，我也曾回过信，编过稿。以后她调进了安康市在汉滨高中当老师。而我于2003年创办《安康日报·科教周刊》后也编审过她的文章，同时也在不同的报刊上读到过她的诗文。不熟悉的是，至今未有交集。只是从她发表文章和出版的文集中的“作者简介”上知道其人。

（连载二十九）